

忆马希文

张恭庆

在北大同年级同学中，马希文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。从进校到毕业，中间经过多次分班，而我们一直都在同一个小班。毕业后又一起留校，开始工作时还分配在同一间宿舍住，同教一个年级的学生。

他15岁戴着红领巾上大学。班上最小，稚气未脱，常常跟我胡闹，偷偷地一边跟我说话，一边把我的枕头往地上扔，扔完后，拔腿就跑。但他学习极为突出。记得当年大家最怕上“理论力学”习题课，老师把题目出在黑板上，稍加解释后就让动手去做；但面对问题，多数人一筹莫展！过了一会，老师把马希文叫到黑板上。他不慌不忙，条理清晰地把解答完整地写了出来。没有人不佩服，人人都说马希文是“神童”。

上大学前华罗庚先生接见过他，还送过他一本别尔科夫、麦克兰的《近世代数概观》。因此他早有抽象思维训练。事实上当我们还在热衷于初等数学小技巧的时候，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群、环、域等抽象概念，学会了公理化方法。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，学什么都能一下子抓住要点，所以我一直虚心向他学习。准备考试时，我们常一起到未名湖畔去背诵政治和外语，平时也经常一同上图书馆。来回路上，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各种各样的学问和知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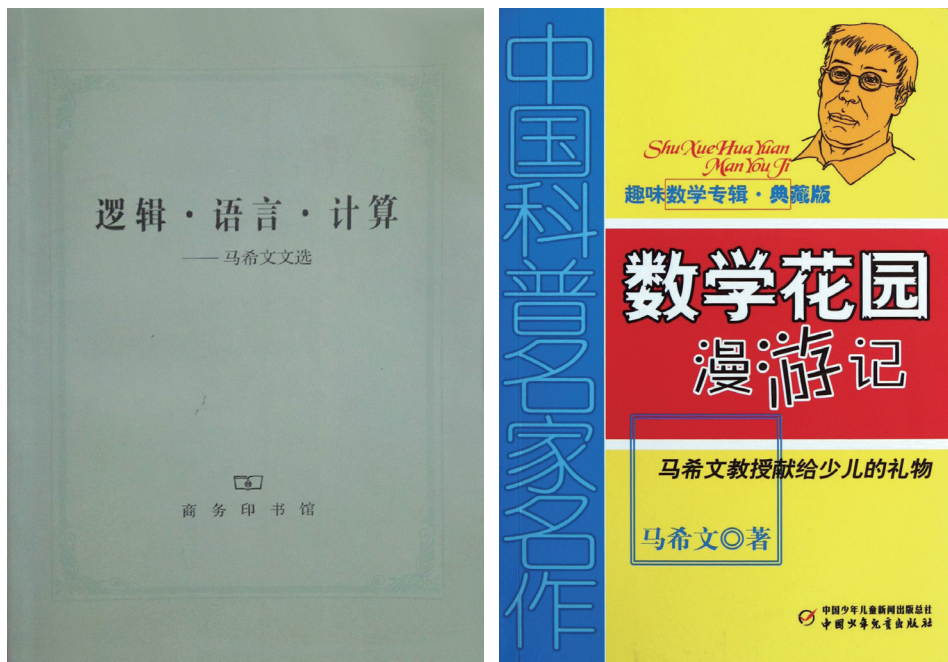
马希文博学多才，聪敏过人。他的特点是：思维敏捷，兴趣广泛。天文地理、文学历史、语言文字以至音乐戏曲无所不读，而且过目不忘。

一年级时，他加入了学校的天文学会，晚上从图书馆出来在回宿舍的路上，他经常教我识别夜空中的星座和有关的天文知识。

他爱学习各种语言，很早就学会蒙古文和世界语。他也很注意学习中国的各地方言。因为我是从上海来的，他经常跟我学上海话。还告诉我有个德语字母的发音在北京方言中没有，却在沪语中有。

他酷爱音乐，除了会操演多种乐器外，还有很高的音乐修养。





《逻辑·语言·计算——马希文文选》

马希文留给青少年的畅销读物

他喜欢阅读乐谱，曾对我说：“别人用耳朵欣赏音乐，而我是用眼睛。”我们同住一间宿舍期间，有天晚上，改完学生作业准备休息时，他突然对我说他为李白的《清平调》谱了一曲，说着说着就低声唱了起来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，……”他唱得很陶醉，我也觉得好听，至今都还记得。

在数学上，他理解问题既深又快。我们曾一起读过几篇文章，他经常会有别人不易想到的心得。

和他在一起，经常是他一个人侃侃而谈，我则是一名忠实的听众。因为他从不议论是非，也不涉及人事，讲的都是知识和学问，而且态度谦和，乐于让别人分享自己的智慧。所以不论时间多长，都不会感到疲倦。

1956年，知识界响应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思想空前活跃。那时“电子计算机”“信息论”和“控制论”都是一些新名词，在国内还没有多少人了解。但我们年级中有几位同学对这些很好奇，千方百计地找资料来阅读。大家充满激情，迫切地想了解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。有一次我们在杂志上读到了计算机对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预言（如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认为将来计算机可以有感情，会写诗、会作曲等），马希文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兴趣。他对我说将来数学上许多逻辑推理的事都可以让计算机去做，所以他不准备把精力都放到传统意义的数学上面。毕业留校后，他被分配在概率统计教研室。虽然他编写过数学信息论的讲义，建立过一类正交设计的理论基础，但我不认为他会把精力长期放在这些方面。

据说马希文在文革中一度担任过北大宣传队的领队和合唱指挥，有些老同学说如果马希文能够集中些精力，那么他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。但根据我